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朱晓平卷
王观胜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朱晓平卷、王观胜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：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朱晓平卷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|
| 桑 塬 | (1) |
| 小 桂 | (79) |

王观胜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放 马 天 山 | (149) |
| 各 姿 各 雅 | (231) |

朱晓平卷

桑 塬



喂牲口的金明

铺开下纸和笔、我这里不免做难。这喂牲口的金明，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人，叫我写他点什么好呢？写他忠厚良善，终不过是个碌碌无为的衣食小民；写他勤于本业，也不过给队里经着几头牲口而已……说来说去，还是那些旧话题。写来写去，也还是那些琐细事儿。总之，是让人做难。

可不写，心里又总觉着欠下这金明一笔良心上的债，欠下这小村一笔感情上的债！

我插队的小村桑树坪，地处关中西北部的林游山区。陇东的六盘山脉向这里悄然分出一支，成为陕甘两省的一道天然屏障，村里人叫它大西岭；陕北的黄土高原，也向这里伸出一角，化做一块坦平的塬，村里人叫它桑塬。半山半塬的地方，照理说得天独厚。塬上土地可种五谷，山可取柴薪、药材、果木……遗憾的是，这山是让主脉推出来的支支岔岔；这塬，又是让挤出来首当其冲任凭雨水河水冲涮涮割的边边角角，谁的光也沾不上。这是一块贫瘠苍凉、古老遥远的土地。



朱晓平卷

说它古老，这一点不假。渭水流域，是中华民族摇篮，是汉文化文明的发源地。林（游）岐（山）一带方圆百里内，历史上称为“周原”，也就是周王朝兴盛之地。方志上也多有记载说，这里的百姓“好稼稿，务本业”，“有上古先民之遗风”。《诗经》上也说，“周原、堇荼如飴”。就是肥美之意，堇荼是一种菜。这样肥美的地方，连菜都跟蜜糖一样甜香，如今何处去觅？不过，“上古先民之遗风”，在这里还随处可见踪影。

你说这地方遥远吗？从祺水镇搭乘汽车，几个钟头就能把人送进喧闹繁华的大都市。可就是这几百里路，也能把人带进另一块天地里去。岁月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，在这里还能见到笨重简陋的木犁、吱吱呀呀的大木轮牛车和嗡嗡响的青石大磨……眼前的景象，很容易把人的思绪引向遥远的过去，一如在哪幅古画上见到的“农耕图”。那时节，在这里还能见到古老的“轮种制”：收割完庄稼，老牛拖着木犁耕过去，于是，庄稼人说，这块地“歇下咧！”什么时候想起，再扔下几把种籽。

就是这样一块土地，却寄托我多少思恋？

一九六九年的十月，我应征入伍，从此离开生活近两年的小村桑树坪。



要动身的那几天，我走遍了小村周围的每一道梁，每一架坡。艰辛两载，只想在我离开之后，把这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更深地印在心里。那时候的我，只有十六岁。尽管过早地离开了父母和家庭，过早地负起生活重担，同村里人一道，为生计做过难，为天不落雨叹过气；也为收麦时天要落雨揪过心，为苦辛劳作一年只分得不足百斤口粮发过愁。也和村里人一起，敲着大钹，强作出笑容，把不是余粮的余粮，把饿肚子挤出来的“公字粮”、“丰收粮”送进粮库里；我也为无尽无头的苦重活路累得淌过泪……小村的确让我吃了不少苦。可我一旦要离开这块土地，心里又是那么依依不舍。这里的草草木木，山山水水，我是那么熟悉。还有，还有更让我依依不舍的，是小村人。

那几天，除了金明家，我也坐遍了村里每一家每一户。吃上一个煮鸡蛋，喝上一碗水，让我把共同度过的苦辛岁月全记在了心里。唯独这喂牲口的金明，直到我动身离开小村，终没有勇气迈进他家的门坎。可在当时，最让我挂念的又莫过于这金明了。

两个月来，村里人见不到金明的影子了。我们也知道，金明有意躲着村里人。一条正当年的汉子，六月里一场大难，金明侥幸保住了命，却从此失去了双腿。那天，他哭喊着：“留下我这一钱不值的命做啥哩？没有



朱晓平卷

腿还不是个死！”的确，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小村，养不起、也不养只吃不能做活路的闲人。这到不完全是人与人之间的淡漠无情。对在困境中挣扎着求生存的庄稼人来说，这种生存法则对谁都不例外。可金明还是硬撑着活下去，靠山里人一个世代相传的谋食手段顽强地活着。一如沟里那条细细欲断的河水，活得不旺，又挣扎着不死。天不明他就悄悄去了，挨到家家户户都熄了灯，他才悄悄回村。他怕见人。也许，金明比别人更清楚，在这个小村，对一个落难人的同情相助，除了陪他叹口气，陪他洒几串泪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不见金明，我倒有些心安。见了面，除了伤心，也只能说几句宽心话。可说几句言不由衷的宽不了心的话，莫如给他半块馍馍。可村里人的这种施舍，又会让金明更加伤心。

动身的时候到了。那天清晨，我要赶二十里路去搭乘七点钟出山的长途班车。天不明，生产队长李金斗拉着架子车送我到镇上。顶着苍凉夜空的稀疏星斗，迎着十月里扑面而来的寒冷山风，车轮轧轧，我走过那条熟悉的村路。

我没有能想到，走到村口，在往塬上去的路上，我还是见到了金明。躲，已经来不及了。

金明用双手支地撑着身子，正一点点艰难地在道上



挪动。那张捆在腰间做垫身子用的老羊皮，唰唰地在他身后拖着，拖出一条痕迹。金明听到动静，知道有人过来，他赶紧挪到路边，把道让出来，自己扭过身子去不看。可我不由在他背后站住了，还叫了他一声。

金明只好应一声，转过身来，呆滞的目光望着我，捶着那双齐齐截去了下肢的腿，对我说：“娃娃走哩！咋不招呼一声？”这也无须我去解释。金明长长叹口气，苦苦一笑，接着说：“走吧走吧！过了垭口，就把咱这穷荒地方忘他个光光的！这二年苦了娃娃，受屈哩！”他象是自言自语。

听了金明这话，我真想快走，快快离开小村，离开金明。最让人受不的，莫过于眼睁睁看着，又无能为力。

走上了塬，山里秋末冬初的寒凉季节，偌大的塬又赤裸裸露出贫瘠萧条的黄色脊梁。走上了官道的时候，就听见金明在喊着：“金斗，到棚里给娃娃牵头驴把车引上，坡道难走哩……”黎明前很静，桑塬很空旷，金明这声音一直把我送过垭口。

忘得了吗？这村！这人！

从走过垭口那一刻起直到今天，十五年过去了，小村的影子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。她苦了我什么？倒是我，总觉着欠下小村一笔感情上的债。



朱晓平卷

该是我偿还这笔债的时候了！

想起我头一面见金明，也是在村口，也是在这条往塬上去的村路上。还是我刚进村的那天……

—

那天，桑树坪的生产队长李金斗把我从县城接进了村。

安顿好住处，还没等我打开铺盖卷歇口气，金斗又来叫我，说领我到村子走走看看。

有什么好看的呢？打头一眼看见小村，我的心已经凉了大半截。她跟我想象中的农村，跟我想象中的农民，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个村子很小，只有十四户人家八十来口人。若从西岭上看，小山坳里错落着几排破破烂烂的窑洞。村子里，散乱着麦草和秫秸。灰蒙蒙的炊烟绕着草堆，让风又拉扯成丝丝缕缕四处飘荡，平添几分衰败的景象。

来时走了四十里路，此刻饥肠辘辘，腰困腿乏，我毫无兴致。随着金斗从村北走到村中间，金斗一路上唠唠叨叨，说东讲西。等我们走到村南口，金斗也乏了，圪蹴到村口道旁的大树下打火抽烟。

金斗抽烟是一锅接一锅，直到过足了瘾为止。我坐在他身旁，心里已有一阵阵恼怒，谁知还要跟他转到啥



时辰？此时，小村静悄悄的，村里人都出工上了塬。

金斗没查觉我的神色不悦。慢悠悠地喷着烟，得空又想起什么，还要唠叨几句。比如山里人的时辰概念，什么叫头晌，晌午，什么是后晌；又如什么塬坡、塬畔、塬埝之类……金斗兴致很好，我却实在呆不住了，眼神儿四处乱溜，这时，我就看见打塬上走下来一个人。

这人一身黑裤黑袄。也跟我头一面见金斗时一样，我把这人的年纪估摸错了，认成了老者。的确，从面相上看，这个人比金斗更显得老。他的腰有点弯，背也有些驼，走路一摇三晃，说是悠哉游哉，莫如说是一付老态龙钟的样子。他背着手耷拉着脑袋，身后边牵着一头花白相间的牛。让人感到滑稽的是，他的脖领上插着一杆长烟袋，走起路来，烟荷包在他头顶上摇摇摆摆直扑嗒。

金斗正闷着头想什么心事，直到这牵牛的人走近我们跟前，金斗才查觉，抬起脸来，说了声：“金明来咧！这是分给咱队的学生娃。”

这人就是桑树坪生产队的饲养员李金明。

金明闻声，对我干巴巴咧嘴一笑，说：“娃来咧。”说完立刻把脸拧向金斗，粗声大气地嚷：“我的好金斗，你还有闲功夫圪蹴在这胡看哩，咱的牲口发骚情咧！”



朱晓平卷

关中方言里，“骚情”这两个字的用途挺广泛。用在人身上，可以指此人不正经，风里风骚，浪浪荡荡。若用在牲口身上，就专指牲口发情。当时是三月，春日融融，正是万物勃发之机。

队长金斗是个很要面子的人，尽管牲口发情这一类事，在山里算不上是啥事，庄户人家，不论大人娃娃，也都知道牲口有这么一档事。可当着外人的面，总归是不雅。尤其那金明，开口先把眼瞪圆了。金斗挺不高兴，砸着烟顺嘴回一句：“牲口发骚情你寻我干啥？你是经管牲口的。”

“啥！”金斗只为了这点面子挂不住，谁想这金明却急了，“不寻你寻谁？你去年咋给我应下的？”金明瞪着眼直喊。

原来，这村里配牲口的事并无准头，到了时候，有时就花一点钱到邻村去配，有时就不出村。去年金斗说了，队里的牲口瘦，先天不足，配来也没有好种，以后队里的牲口都拉到镇上的配种站去。就这么一句话，喂牲口的金明却记牢了。

金斗见金明冲他直嚷，更不高兴，没好气地装上一锅烟，说：“你寻我，我有啥法子！”到镇上配种站，是要花不少钱的，金斗也真的筹划不出这笔钱。

金明这人许是比金斗的嘴笨，叫金斗这么一说，张



口结舌说不上话，气恼地把身子朝金斗挪过去，两人都蹲着，脸对脸，眼瞪着眼，俨然一对斗架的公鸡。我看着觉着挺有意思，山里人都是这燥烈性子，平时见面问一声“吃了么”，粗声大气跟吵架一样，更别说碰上这种事，三句话不对付，就拧到一块去了。

我只见金明的嘴动动，不见出声，好半天想出一句：“好！好！你没有办法，说的好好的你不认哩！”他恼得站起身来拉起牛就往村里走。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，气哼哼冲金斗扔了一句：“你拿不出办法，我把牲口往你屋炕上引！”

金明话音刚落，从塬上爆出一阵笑声。我仰头，才发现金斗和金明刚才粗声大气地说话，引得在塬上做活的村里人，男男女女，大人娃娃都立在塬畔看热闹。从塬畔到我们这里，远近不过七八米，又是居高临下，这里的一言一声都听的真。

金斗是桑树坪说话很有权威的队长。此时遭金明一句抢白，他恼，冲着塬上的人大喝一声：“笑 哩！干活去！”村里人吓得赶忙把身子缩了回去，可笑声仍然传过来。原来这金斗说“笑 哩”又把自己骂了。我以后在村里住长了，觉得这庄稼人的语言真是有意思得很。

金明快走到村中间磨子窑的门口了，听金斗喝斥村里人，回头又扔一句：“金斗，你不要恶，把牲口耽误



朱晓平卷

了，咱再说！”

金斗一听这话，自然也着急，这牲口的事也跟种地一样，就怕耽误时辰。金斗只好招呼金明：“金明，你不忙走，咱慢慢商量。”

金明又转回身来，圪蹴到金斗身边，俩人闷头咂烟。金明牵的那牛，很听话，金明撒了手，牛就在一旁乖乖立着。一对大眼望着金斗和金明。

俩人慢悠悠咂了一阵烟，许是金斗想不出筹划钱的好法子，便有一搭无一搭地扯起闲话来。

“金明，我思量着，队里没啥大牲口，咱把‘豁子’和‘白脸’折换出去，给咱队拴上一头骡子。”金斗喷着烟迷起眼说。

“豁子”就是金明牵的这头牛，鼻子不知让谁拉出一个豁口。这牛老了，似乎也跟人一样，刚才金明和金斗拌嘴，它就在一旁听着，金斗说话，它就摇晃耳朵。金明搭腔，它便点头。金明气哼哼地走了，它还不屑一顾地回头瞥了金斗一眼，好象也跟金斗呕了气。“白脸”是队里的一头驴，当时，我还没见到它的模样儿。

金斗是个忠于职守的好队长，也是远近闻名的精明人。村里人服他，就因为他的主意多，整天思量着折三换五，给队里谋点利。有时能占下些小便宜，可也有吃亏的时候。此时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又想起折换牲口。拴



一头骡子，对庄稼人来说自然是好事情，这一带村子能拴上骡子的并不多。村西张家坪的大车一路响着铃从塬上过，村里人眼热也眼气，呸地一声，说：“好披挂，过了垭口就翻到沟里栽死个东西！”

能折换上好牲口，做饲养员的再高兴不过了。可老牛小驴想换骡子，无疑做梦。牲口到了饲养员手里，盘弄几个月，便跟自家的娃娃一样，金明是不会没准头去胡折腾的。听了金斗的话，金明说：“不成！”

金斗把金明的话理解错了，赶忙说：“那当然，咱还得搭上些钱。”

“啥！”金明呼地一下又蹦起来，“有钱你咋不先把牲口配下哩？好你个金斗，把你的婆娘也搭上！”金明嘴里直喷吐沫星子，拍打着牛就走。

“说得好好的你骂个？狗金明，日你先人哩！”

村里人急了，张嘴就是这粗话。这金斗和金明的先人，说来还是一个祖宗。金明连头也不回，边走边说：“咱的牲口还没配下哩，有劲你来些？”

我忍不住，扑地一声笑了。金斗白我一眼，扭身往塬上去。

头一面，金明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。他脾性燥烈，他滑稽，他也衰老。待我同村里人混熟了，他们告诉我说，这经管牲口的，都跟牲口熬成了一个寿数。



二

关中人把牲口也叫做头牯。头牯里面又有高脚和低脚之分。高脚头牯是指骡、马、驴；低脚头牯是指牛。

桑树坪是个穷村。我在村里的时候，全劳力干一天记十个工分，净值一毛来钱。一条精精壮壮的汉子辛苦干一天，连一斤麦的钱都挣不回来。那时候，又赶上“文革”乱纷纷的岁月，农民们用瘦骨磷峋的肩膀，支撑着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，可他们自己却总是轻易被人忘记。村里人唱的那支民歌里面，有“梦里头寻下个好光景”一句，问村里人：啥是好光景？原来庄稼人盼的好光景，也不过是吃上一回不掺糠麸野菜馍馍而已。

穷村子拴养不起大牲口，六头牛和三头小驴，就是桑树坪的全部值钱家当。牲口承担了一应苦重活路：套车、拉犁、掖套、拖耙、推磨、驮柴草……牲口就成了庄稼人的命根子，饲养员的身份也显得至关重要。

六八年我来桑树坪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已经搞了两年。城里面已经差不多把什么都砸烂了，那股子风也波及到了农村。桑树坪也有什么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、“批判会”之类的活动。可庄稼人搞运动，从来都是有他们的章法，再闹再搞，他们也不会触及自己吃饭的营生。那场运动，并没有给庄稼人带来一点实际好处，庄稼人也



就穷应付唬弄事儿。让搞“三忠于”，金斗便在家家户户的门板上用毛笔写个“忠”字；让学习报上的社论，就在地头歇乏时出一个工分，让一个人念报纸。等念完了社论，除了读报人手上拿着的一条，其余部分都你撕一条我扯一块卷了旱烟抽。该立的立不起来，想破的也破不掉。生产队的队部里，还醒目地贴着六四年搞“四清”时社员们立下的“爱头牯公约”。那上面工工整整写着几句：

头牯是个宝，种地少不了，
头牯人人爱，生产大发展。

下面就是奖罚细则。诸如：丢失一头骡子，罚麦八斗，钱三十五元正；丢失一头牛，罚麦三斗，钱十五元正……丢了要罚，干活使唤牲口不精心不爱惜，用伤了牲口也要罚，罚得也不轻。

到村里来驻队的干部说，这是对贫下中农实行管、卡、压，是刘少奇搞下的那一套。可这话没人往耳朵里去。公约下面，捺着几十个猩红的手印，全村人是赞赏的。尽管那公约定得十分严厉，连很少关心庄稼人营生的一些干部也说：“头牯比贫下中农的命还值钱！”事实也就是这样，用伤了牛要罚三斗麦和十五元钱，三斗麦